



李存信 著 王晓雨 译

**从乡村少年到芭蕾巨星的传奇
舞遍全球**

文匯出版社

李存信 著 王晓雨 译

**从乡村少年到芭蕾巨星的传奇
舞遍全球**

 文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舞遍全球:从乡村少年到芭蕾巨星的传奇/(澳)李存信著;王晓雨译. —上海:文汇出版社,2007.1

ISBN 978-7-80741-108-6

I . 舞... II . ①李... ②王... III . 李存信-自传
IV . K837.125.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7347 号

Mao's Last Dancer

Copyright © Li Cunxin, 2003

First Published by Penguin Group (Australia), 2003

Translator © Patrick Wang, 2006

图字:09-2006-423 号

舞遍全球

——从乡村少年到芭蕾巨星的传奇

作 者:李存信

译 者:王晓雨

责任编辑:何 璟

封面设计:周夏萍

出版发行: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:200041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: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:上海浦东联印刷厂

开 本:640×960 1/16

印 张:19.875

字 数:300 千

插 页:8

版 次: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741-108-6

定 价:30.00 元



李存信

1961年出生于被饥饿和贫穷所困的山东青岛农村。十一岁时由于非常偶然的机会被选入北京舞蹈学院学习芭蕾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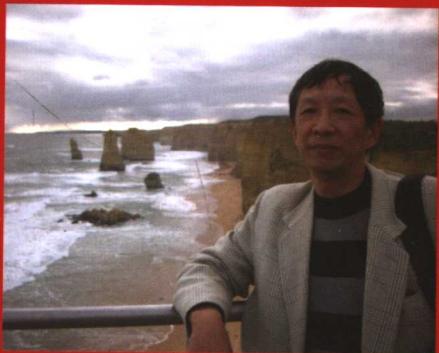
1979年，作为第一批公派艺术留学生，李存信到了美国，后来他选择留在那里。此事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，甚至惊动了两国高层。

作为顶尖芭蕾舞演员，李存信曾和世界最著名的芭蕾舞团合作，到各国演出。在度过二十七年辉煌的芭蕾舞生涯后，李存信成功地转入金融界，现在是澳大利亚一家著名证券经纪公司的资深经理。

他和妻子及三个孩子住在墨尔本。

封面：李存信《春之祭》剧照

摄影：Jim Caldwell



王晓雨 (PATRICK PING WANG)

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。1984年起发表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。1988年赴澳留学，曾任澳大利亚注册教师和中文报总编。获澳大利亚GRAET DANDENONG短篇小说比赛冠军、千禧年首届《世界华文报告文学征文奖》冠军及2003年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文学奖年度小说首奖。出版有《王晓雨小说、散文选》、《100个华人的故事》和《中西方房产文化漫谈》等。

献给我一生中最亲爱
以及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女性：
我的母亲方瑞庆
我的妻子玛丽



娘和我们七兄弟，这是我小时候唯一一张与家人合影的照片。（李存信提供）



我的故乡新村，此照摄于2002年，村子的面貌和我出生时差不多。（李存信提供）



1972年我（前排中）去北京舞蹈学院前和老家的同学在崂山合影。（李存信提供）



十三岁的我自豪地穿着军装，决心做个毛主席的好孩子，1974年。（李存信提供）



一生辛劳的娘，总是忙不停歇。这是我1988年回国探亲时摄，娘在前院洗衣服。（李存信提供）



到北京后的第一张照片，那年被录取到北京舞蹈学院的同学在天安门广场合影，前排右四是我。（李存信提供）



我待了七年的北京舞蹈学院，这是1997年拍的，和二十几年前变化不大：右边是练功房、左边是食堂，中间是锅炉房和教师办公室。（Sarah Darling 摄）



我和同学在北京舞蹈学院排练室，右为指导老师张旭，1976年。（李存信提供）



北京舞蹈学院编的样板戏芭蕾《海罗沙》，前为我和饰演“毛主席”的演员。（李存信提供）



与西方的第一次接触——我(左)和张伟强在纽约，1979年。（Ben Stevenson 摄）



我的新身份——在美国休斯敦芭蕾舞团担任主演，一次演出前的化妆。(Leticia London 摄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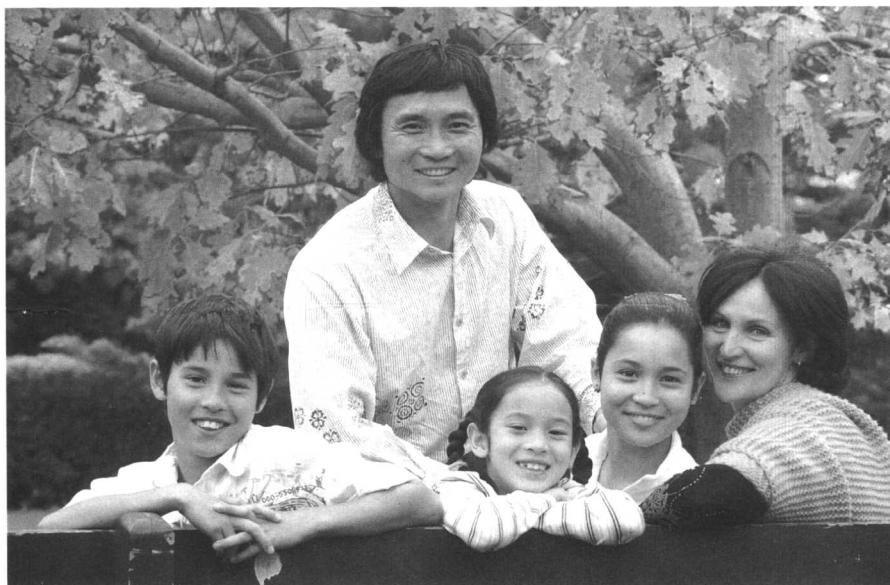
1991年和芭芭拉·布什在白宫。在她的帮助下，我爹娘得以来美探亲，我也终于能重返中国。
(乔治·布什总统图书馆提供)



1980年代中期在莫斯科参加国际芭蕾舞比赛时顺道访问列宁格勒 Vaganova 芭蕾舞学校，我在北京舞蹈学院受到的芭蕾舞训练方式源于此。(Ben Stevenson 摄)



在悉尼歌剧院的一次盛大演出中和玛丽跳双人舞《艾斯米拉达》，1990年。(Branco Gaica 摄)



我和妻子玛丽 (Mary)、三个孩子 Sophie, Thomas 和 Bridie 在澳大利亚的全家福，2005年。(Julian Smibert 摄)

译者前言

王晓雨

本书的英文版于 2003 年 9 月 8 日首次在澳大利亚出版，2004 年 10 月获尼尔森图书奖，并连续一百多周登上澳洲的畅销书榜。

历史学家通常将某个人的出生或死亡作为一个时代的开始或结束，中外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。当然，这些人都是叱咤风云、声名显赫、对历史进程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。

本书作者李存信不属此类。第一，他是一个普通人，一个在我们平头百姓中随处可见的人。他是“文革”后出国大军中的一员。如果时光倒转，没有那些机缘巧合，很可能他今日是千千万万从农村到大城市打工的民工之一。而今，当他与美国、澳大利亚、中国的艺术家和官员来往时，衣着、语气、态度依然没变——一个打工仔的身份，仿佛没有经历过任何辉煌。无论是见过他的人，还是仅读过他自传的读者；无论是中国人、还是外国人；也无论是跳舞的、搞艺术的或是既不跳舞也不搞艺术的，都说他是十三亿中国人中的一位——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。

第二，李存信还活着，他才四十出头，身材依然矫健灵活，有的芭蕾舞团仍想要他去当团长（如果他去应聘，也许是他这辈子唯一的最高职务），好莱坞导演还曾考虑请他亲自当主演。许多读他自传的人，年龄要比他大许多。我们中国人的“惯例”是活着的年轻人不写“传”。他是一个例外。

即便如此，澳大利亚企鹅出版社仍坚持为这个青年人出版自传，并将书名定为 *Mao's Last Dancer*。青年人写自传本来不多，用一本青年人的自传演绎一个“时代”的结束更不常见，但我认为，这本书的名字和它的内容一样出色，毫无哗众取宠之处。

艺术界人士过去都听说过中国第一位艺术专业留学生“叛逃西方”的传闻，澄清和还原那一段历史不是本书的目的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和速度，早

已使曾令人不寒而栗的“叛逃”等词句失去轰动效应。李存信的一生苦中有乐，乐中有悲。他寒微贫苦的出身和艰苦卓绝的三十年奋斗，始终和我们时代的政治风云、意识形态、经济发展息息相关。李存信显然不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者，但他是一个重要的见证人，是一部活的历史书。

忆苦思甜曾经是中国人自传的主题。几十年来，中国作家写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，许多作品揭示了落后、愚昧、纯朴，也写了许许多多的个人恩怨。本书的特点是仅将其留作感情表现的背景，而将许多笔墨放在爱的自然流露中，写出为什么在漫长的苦难中，农民如泥巴和草根一样顽强得难以摧垮？他们靠什么才能守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，活在如此残酷的气候中？李存信母亲称他是“家中的幸运儿”，也有人说李存信是“时代的幸运儿”，但西方读者并不将他看成是一名“六合彩”的中奖者，因为透过作者率真的叙述，看到了人性中那童话般的“美丽”，理解到那种生活状态下，作者和他的家人是依赖什么而生存成长的。还有，就是每一页纸上，我们都可见他本人面对困苦时的坚强意志和面对机遇时不懈努力，我相信这也是今天中国读者最想看到的东西。

在本书英文版写作和出版之前，我采访过当时仍在跳舞的李存信，写过一万多字的报告文学。这次翻译使我更进一步走入他的内心，认识他和他的人生。我的整个翻译过程中，眼前始终涌现的是和李存信一样的中国青年人，他们浩浩荡荡，前赴后继……中国的希望在他们。也只有他们，才可以凭借着改革开放，通过新的阅读视野，了解世界和自己，进而真正走出一个时代。

序言 一个现代芭蕾舞的童话

丁小琦

一个九岁以前没有穿过鞋子，十一岁以前没有吃过饱饭的少年，最终成为世界芭蕾舞舞台上一颗闪亮的明星。从中国到美国，从欧洲到澳洲，李存信跳了将近二十年的“王子”，他以精湛超人的技巧，精美绝伦的舞姿，含蓄谦和的微笑征服了世界上亿万观众。独特的经历造就了他对这门西方完美艺术的独特理解。这不是一个灰姑娘的神话，也不是一个丑小鸭的传说，这是一个最真实的故事。

我是在墨尔本读了王晓雨先生的中文翻译稿的。那天好友王晓雨拿了一叠厚厚的打印稿来我家，同时还带来一本厚厚的英文版原著 *Mao's Last Dancer*。被封面上一张英俊少年的照片所吸引，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自传。它的文字如此直白，语言如此简单，差不多像是一本少年读物。但我不能不承认有许多年没有读到这么好的作品了，书中所表现的快乐和痛苦都是那么实实在在，无遮无挡，使你不能不随之忍俊不禁或潸然泪下。他痛苦时你的心为他战栗，他快乐时你的心同他飞扬，一切都是因为他的故事和感受真实得不能再真实，那种真实的的确确触动了你，无论你是哪种国籍哪个年龄，无论你是哪种语言的读者，它一定会触动你已淡忘或久违或依然渴望的某种情怀。

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大选的前夜，媒体访问现任总理的夫人，问这激战时分在做什么，没料到总理夫人回答正在读一部书，一个中国舞蹈家的自传，她说这部书深深地打动了她。在李存信收到的成百上千的英文读者来信当中，下至七八岁刚刚能阅读的孩子，上至七八十的老人，这些人中间有普普通通的老百姓，也有成功人士，但他们的感受几乎是共同的，我不愿将它解释为读者与作者之间心灵的融会，而更愿意把这看成是一种人类对于美丽情怀的共同认知。